



山阳四友酬唱集

季廉方 周本淳 孙肃 常国武 撰
鲁家用 辑录

编务委员会

主 编 张益民 季祥猛

副主编 时洪兵

辑 录 鲁家用

编 务 戴苏昌 陈 瑾

朱维明 黄美艳

山阳四友

酬唱

咏

忆

酒律雅詩

（子）全篇被事問何亂聲胡胃免生約璋皆遊理亭祖為聽
 想且獨噴滴津在何許去日此消燈
 水清如樂三年与日成分田登
 依送過北城解林無可提且此
 了通月門之
 洞泉朝日林森一段保清
 成會心
 行紙依元方問傑生竹林雅家好
 五便思滿冬題名具細中絲路一
 江草陵危石老僧坐班到靜夜山
 即去寄初年即院
 公社晚江岸揚美物遠天詩陽樓
 洞微火門波州海長情歸信

（子）全篇被事問何亂聲胡胃免生約璋皆遊理亭祖為聽
 想且獨噴滴津在何許去日此消燈
 水清如樂三年与日成分田登
 依送過北城解林無可提且此
 了通月門之
 洞泉朝日林森一段保清
 成會心
 行紙依元方問傑生竹林雅家好
 五便思滿冬題名具細中絲路一
 江草陵危石老僧坐班到靜夜山
 即去寄初年即院
 公社晚江岸揚美物遠天詩陽樓
 洞微火門波州海長情歸信



山阳四友酬唱琐忆(代序)

常国武

“山阳”是淮安县^①的旧名，“四友”指的是季廉方、周本淳、孙肃和我。我们四人都是在“史无前例”期间^②从南京下放到淮安县的教师，职业相同，遭遇相似，对古诗文词的创作又都有着同样的爱好。季最长，周次之，孙又次之，我最年轻。

文革前，季、周二人已相识，但来往极少。下放后，季、孙二人同在盐河公社，相识并不久。我和他们三人则从不认识。四人后来结为感情十分密切的诗友，其间有着许多值得追忆的情事。

1972年夏，江苏省教育厅委托淮安县编写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的参考资料，县文教局教研室主任张人权同志负责这项工作。他在本地中学语文教师中物色了几名“老资格”，又从下放干部中遴选了周本淳、孙肃和我三人参与其事——因为他知道，我们三人都擅长中国古代文学，而这方面恰恰是当地教师的薄弱环节。

当时我正在范集医院创建制药厂，工作比较忙碌；等我报到时，其他人都已先期到达了。编写地点设在县城北郊的第二中学内，当时已放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们近十个人在里面工作。

刚一住定，我便发现周公案头的一张纸上工楷写了一首慢词，很典雅，也很有感情。经过周公介绍，才知道其出自孙肃学长的手笔。其后不久，我又发现季老和他们两人有诗词唱和。这样，我也迅速加入到唱和的行列。

季老寄给周、孙二人的第一首诗是七言绝句，诗中表达了对南京的深切怀念之情，有“三年未觉金陵梦”之句。我依韵和了两首：

清誉前闻满石头，年年绛帐总风流。
楚州今日开文苑，何似江南白鹭洲？

莫向尊前话故丘，山阳也自擅风流。
平芜千里伤心碧，一夜芦花尽白头。

季老下放前是南师附中资格最老的语文教师之一,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故第一首前两句表达了我的崇敬之情。

唱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佳篇妙句层见叠出,或忆往事,或写心酸,或抒友情。其中季老所作,悲苦之情常常溢于言表,令人不忍卒读。为了宽解大家抑郁的心情,我特地写了一首长诗《狂歌行》:

君不见奇士纷纷江南来,万马腾踏奔风雷。君不见季周夫子孙公肃,健笔凌云鬼神哭。气摩国风楚骚垒,李杜为奴苏辛仆。楚州自古多风流,风流元不让莫愁。得此数子益增色,睥睨吴越骄齐州。我欲因之附骥尾,扶摇直上碧云里。露顶狂呼叩帝阍,羲和弭节为余起。天鹏折翼下山阳,平芜稻花千里香。相携沽酒拚一醉,酒酣聘舌神扬扬。高谈殊未已,中庭月如水。无那思家山,一舸归去矣。家山好,今安在?物应是,人已改。何须弹铗悲歌声歔歔,出有车兮^[3]食有鱼^[4]。君不闻烈士暮年心犹壮,安能局促常效辕下驹!

季老不久和了我一首,情辞豪迈,迥异前此诸作。

由于我在四人中年纪最轻,所以也就多了一份“争胜”之心,每次唱和,我都力图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加之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个人的不幸遭际,更提供了“诗穷而后工”的主客观条件,写出来的作品较之往昔自然大有长进。

编写工作结束后不久,我被分配在县文教局教研室工作,季、孙二人同在盐河中学任教,周公则在平桥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四人虽然不在一处,但唱和依然不辍。一年之后,我调到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并推荐孙公同来,两家比邻而居,更是情同手足。

有一天我和张人权同志去盐河中学检查工作,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虽然事先我给季老写了信,但由于两人从没见过面,以致开始时他竟将人权误认为是我。等到弄清楚张冠李戴后,两人不禁抚掌大笑。当晚,盐中领导设宴招待,季老特别高兴,多喝了几杯,还赋诗以赠,我也报以一首长诗。分手的时候,他和孙肃学长沿着长渠送了我们好长一段路才依依惜别。回家后,我很快写了一首七绝表示谢意:

饮罢依依送我行,秋风十里柳青青。

长渠日夜东流水,不及诗人送我情。

在这以后,我们四人常相过从。大家轮流做东,有时到平桥,有时到盐河,但因不久我和孙肃都在城里工作,到淮师聚会的机会更多。

那些年,重返南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化为泡影,大家的心情都很抑郁。有天我请季、周、孙三人来我家作客,季老三杯酒下肚,不觉悲从中来,当场失声痛哭:“解放之后,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正正派派地做人,从没向党和组织提出过一次个人的要求,更从未犯过任何一次错误,

为什么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啊？”季老的哭诉，代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其实在那样一个非正常的历史时期，有几个正直、勤奋的人能够幸免厄运呢！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有一天，我和周、孙二人骑自行车去盐河胡庄看望季老，季老用桂花酒招待我们，晚饭后还作了方城之戏，聊以驱遣心中的殷忧和积愤。回来后我写了一首五律记录当时的情景：

联骑访之子，北风哀且凉。
 闭关君自足，延客意何长。
 桂酒参禅味，方城作道场。
 一灯销世虑，永夜正茫茫！

所谓“永夜”，既是写实，也是暗指时局。长夜茫茫，神州亿万善良的人们谁不在渴望文革早些结束。

在悲苦之中，我们也力图自寻乐趣。每次聚会，借酒发泄，无所不谈，酒醉饭饱之后，常能收到解忧抒愤之效于一时。平桥的豆腐、河下文楼的汤包等等，都是淮安的名菜名点，我们不时有机会去享受一番口福。可惜季老由于不良于行，参加聚会的次数较少，其他三人相会的机会则比较频繁。

冰山消融，神州得以重见天日，我们四人也陆续返回南京或留在淮阴执教。季老特地将四人唱和的作品整理一遍，名之曰《山阳四友酬唱集》，虽无意于付梓，但它毕竟记录了我们之间的那段诗缘，更记录了我们当时的真情实感，每次展读，都有回味无穷之感。

孙公已于1994年不幸病逝，山阳四友如今只剩下三人；而季老已年逾八十，周公七十有五，我自己也渐渐接近古稀之年。回首前尘，瞻望余生，又不禁百感交集了。

编者注：本文移用常国武先生的白话诗文集《寻梦录》中的一篇回忆文字，作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1] 文中淮安县指今淮安区。

[2] “史无前例”指发生在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3] 指自行车。

[4] 当时淮安农村鱼价甚贱。

山阳四友
生平简况

楚州欣把臂離金三
天歟石蓮牛
樹下金全底二餘歲時憂社鼠論
世辯濛與世春石錄其步書慰索著

一、金三、二月、于、年、胡、日、達、論、以、注、之、還、家、
 喜、謝、詩、元、賦、云、舞、鶴、日、日、不、忘、金、謝、云、
 金、謝、安、外、清、言、至、免、天、賦、醉、語、驚、研、白、根、魂、
 喜、謝、詩、萬、年、海、無、夜、一、舉、驚、世、事、如、夢、
 清、日、德、操、愈、丁、正、寒、齊、已、作、古、也、
 金、三、子、之、當、年、保、不、能、語、細、語、美、言、詩、詞、
 翻、前、之、典、為、賦、於、之、
 笑、美、吟、有、因、金、三、詩、於、金、三、如、履、之、
 志、世、操、研、其、公、文、也、



山阳四友生平简况

季廉方(1915~2004),字伯康,祖籍泰州,生于镇江。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后即任教于中大附中。四十年代著有《季氏音述》一书,长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文革前即为中学“语文科”一级教员(当时罕见的最高级)。1969年秋下放至淮安县盐河中学任教,1978年返回南师附中。其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

周本淳(1921~2002),号蹇斋,安徽肥西人。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解放初期任教于南京一中。1957年后又调到南京教师进修学院执教。1969年全家下放淮安县平桥公社孟集大队陆庄生产队。1957年因直言罹祸,至1977年才恢复发言权。后在淮阴师院任教授、副校长,兼任市政协副主席,江苏省高校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江苏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淮阴市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周先生学术成果丰硕,影响颇巨,其点校有《唐音癸签》、《震川先生集》、《小仓山房诗文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主编全国师专通用教材《古代汉语》,审订《全清词·顺康卷》,著有《读常见书札记》、《诗词蒙语》及《蹇斋诗录》等。

孙肃(1924~1994),字久山,徐州人。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南京机器专科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文革后受聘为江苏教育学院古代文学副教授。长于填词,编有《旧体诗格律》、《词律五十调》、《词学通论》等。退休后仍受聘到云南西双版纳、新疆塔城等地任教。

常国武(1929~2017),字止戈,南京人。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大家。十七岁即以“翼谋”为笔名在卢冀野主编的《泱泱》副刊上发表旧体诗文十余篇。195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文系,后长期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晋升教授后,又为恩师唐圭璋先生全权代培三届词学博士生,长于宋代文学、词学方面的研究。退休前后仍兼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诗词协会顾问、南京市慈善总会理事暨总会所属东慈书画院名誉院长等职。著有《宋代文学史》上下集、《辛稼轩词集导读》、《新选宋词三百首》、《辛弃疾》、《中学语文教材析疑》(古代诗文部分)、《井天书庐诗文选》、《淘庐序跋杂俎》、《中国历代书法名作鉴赏辞典》(主编),另发表论文数百篇等。其所书自作诗、文、联在国内多处勒石。“文革”中受冲击,被下放至淮安县范集公社。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回原校任教。

山阳四友



诗词

(1972~2003)

唱

和

碑前渡海
 土苴乾
 扼腕常
 摧壮士肝
 三字沉冤
 今古恨子
 林青史
 斗牛寒
 與情久已
 明邪正
 空里何
 肯拜劍
 冠漢羅
 新詩難
 入寐顛天
 一卷起重
 秀

沈氏沈同志湯湯陰
 岳王廟對黨快
 瘦此一勝也
 書於八二
 年五月十日





一九七二年

是年暑假,周本淳、孙肃、常国武三人被淮安县教育局遴选于县二中(现在的楚州中学)编写高二语文教材参考资料,三人始相识。

“刚一住定,我便发现周公案头的一张纸上工楷写了一首慢词,很典雅,也很有感情。经过周公介绍,才知道它出自孙肃学长的手笔。”

——常国武《山阳四友酬唱琐忆》

【鲁按】 据已有资料,未查到该慢词。另据常老告知,孙肃先生的诗词江苏教育学院曾为之结集打印,后已散佚,故无从检索此慢词。

“季老寄给周、孙二人的第一首诗是七言绝句,诗中表达了对南京的深切怀念之情,有‘三年未觉金陵梦’之句。我依韵和了两首。”

——常国武《山阳四友酬唱琐忆》

季廉方断句

三年未觉金陵梦

【鲁按】 检《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未见有“三年未觉金陵梦”之句。故无从检索全诗。

呈周公本淳兼柬季丈廉方

常国武

清誉前闻满石头,年年绛帐总风流。
楚州今日开文苑,何似江南白鹭洲?

莫向尊前话故丘,山阳也自擅风流。
平芜千里伤心碧,一夜芦花尽白头。

【鲁按】 此二首绝句搜韵网里标注为“1973年作”,季老之子季强博客所见季廉方先生整理的《山阳四友七三唱和诗词》里亦系年1973。皆误,未从。盖“三年未觉金陵梦”即谓自1969年从南京下放淮安已三载之意。另,常老《山阳四友酬唱琐忆》亦系年1972。当时常老始识周公,而尚未与季老晤面,故题为“呈周公本淳兼柬季丈廉方”。

又,据常老告知,他后来感到此二首七绝情调比较低沉,影响其他同和诗友情绪,因而改用旷达的文字加以润色如下:

清誉前闻满秣陵,年年绛帐总峥嵘。楚州今日开坛坫,收拾江南故国情。

莫向樽前话故丘,山阳也自擅风流。秋芜千里如春碧,不许芦花尽白头。

常老又告知,“伤心”在这里作“非常”、“极其”解,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中“寒山一带伤心碧”即其一例,不过单从字面上看容易误解。

奉役淮城,老友季廉方兄偕孙君过访,并惠长篇,未遑次韵,率寄一律,借申鄙怀,兼奉故人一笑之

周本淳

晚岁师农兴未央,暂来弄笔寄山阳。
欣逢旧雨携新雨,笑语他乡胜故乡。
识字子云甘寂寞,荷锄元亮耻栖遑。
寻医入务诗全废,三复佳篇愧报章。

【鲁按】 《蹇斋诗录》里此诗无系年,但

在周先生所作《悼久山》序中有云：“七二年冬，余于役淮城。大风雪中，故人季廉方伯康忽偕孙肃久山见访，于淮清园小酌。”故此诗系年1972无疑。

简廉方兄并请教之

周本淳

才华明敏步陈思，析史研经敦后词。
络绎诗筒传驿使，开缄捧读喜颜滋。

广文事业殷勤久，磨洗陶镕不倦功。
多士金陵均隽入，于今淮泗正春风。

延陵风格植心田，论交一诺更千金。
桂馥兰熏成□□，酬功应属老青衫。

壮观北顾昭明迹，唐宋三贤忆蜀岗。
若有相思同梦处，断残寸锦付诗囊。

【鲁按】周本淳先生此四绝句亦录自《山阳四友七三唱和诗词》，但按标题揣度，或系于此年，或甚至于1972年之前。据常老告知，上述四绝句他都未见过，今周老《蹇斋诗条》中亦未收，故缺漏二字及疑误之处无从校核（下同）。

速季丈廉方来淮城相聚，兼博一粲，以慰相思

常国武

挥麈风生座，暑溽亦快哉。
三人奇失偶，四子霆成雷。
思君耳应热，劝君歌莫哀。

陈蕃榻已扫，先生来不来？

依国武兄韵敦季公小聚

周本淳

引领迟佳客，清言亦快哉。
巨觥驱溽暑，健笔走风雷。
但得醒还醉，何论乐与哀。
联床新雨好，驾鹤早飞来。

答本淳国武君

季廉方

牛斗文星聚，联吟亦乐哉。
文心方屈贾，赤胆起风雷。
殊忝神交契，一清内结哀。
凉飈天外起，携酒入城来。

答国武

季廉方

开轩剧赏辘轳诗，不意田畴得此奇。
引笔袅娜多异致，道州风范尤钦迟。

【鲁按】据常老告知，以上四首诗皆作于1972年夏，当时季、常两人尚未见面，赠答诗皆以书信传递。常老给季老写的《速季丈廉方来淮城相聚，兼博一粲，以慰相思》一诗原题为《速季丈廉方来淮城相聚，兼示蹇斋、久山》。季诗《答国武》所云“辘轳诗”即指此首。又，季诗末句中的“道州”指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湖南道州人），季、常二老的书法皆学何绍基，且功力都很深，故季老对常老用毛笔所写的诗、书甚为赞赏。

附：

菩萨蛮·速季公来聚

孙 肃

蝉鸣满树青萍老，重门寂寞茵芳草。茂苑收残花，小窗日影斜。思君浑不在，梦绕斜阳外。好携浊酒来，共饮荷叶杯。

【鲁按】孙肃先生此词见于季强（季廉方之子）博客《山阳四友七三唱和诗词》，且与上面四首连排，姑附于此。

奉寄季丈廉方十二韵

常国武

江南有季翁，饱学世难测。
识字过子云，乾嘉不足式。
馀事拂吟笺，慷慨抒胸臆。
清辞与丽句，天然绝雕饰。
忆昔居石城，里闲何逼侧。
清名夙已闻，颜色恨未识。
今我徙楚州，日夕事稼穡。
三载空蹉跎，尘土锁翰墨。
邂逅读华章，喜翁降渠北。
盈盈一水间，剩欲生羽翼。
论道析疑义，为我开茅塞。
引领望南天，悠悠情何极。

一九七三年

七三年四月十八日应本淳召小宴
河下文楼

季廉方

文楼酒叙话沧桑，淮海风光看画樯。
河岛清幽禽角逐，石衢曲折我相羊。
阑珊花事愁春暮，粟陆尘嚣付梦梁。
偷得浮闲权洒落，还从杯底慰栖皇。

廉方诗老践约文楼，有诗见赠，而自署盐河退士，疑其已意有不释然者，因次其韵以广之，兼呈孙肃兄

周本淳

全形深眇学庚桑，闲步长干数过樯。
小大雀鹏惟适性，是非臧穀俱亡羊。
春风有信勤诗酒，时雨无私足稻梁。
退士生涯真啖蔗，宽心茅屋自堂皇。

清风亮节慕柴桑，恨少匡庐眺远樯。
乐水乐山各异趣，学书学剑岂亡羊。
生涯落拓馀诗酒，活计□□厌稻梁。
策杖篱门甘小隐，愧无旨酒拜高黄。

故作豁达语以酬之

季廉方

宅家淮甸务农桑，不羨大江竞万樯。
我自耽心娱五柳，君还养性乐三羊。
巡天匝地追仪极，开物及时足稻梁。
桃李成蹊欣有获，不教浪墨赞羲皇。

不须沽酒话麻桑，且看迎风竞画樯。
 端应循名诛正卯，还因逐利杀弘羊。
 江山万里安磐石，原野平畴足稻粱。
 到处讴歌蔗境美，笑它无葛上羲皇。

奉酬廉方兄文楼诗

孙 肃

百年心事仰扶桑，独数江楼雨后樯。
 空有涓埃效犬马，已无群友牧牛羊。
 且将岁晚托榆杜，不为春寒谋稻粱。
 日暮村头听社鼓，强持卮酒傲羲皇。

文楼星聚阅沧桑，论学长河逆疾樯。
 故训爬梳追段桂，春秋抉发辩公羊。
 闲情何寄付吟咏，老境无忧足稻粱。
 剩有馀生思补过，还将幽眇更张皇。

感事枵触，夜不成寐，再迭前韵，述怀见志

季廉方

坐抛故训事农桑，逆水迎风掩櫓樯。
 已效武侯甘犬马，还教卜式牧牛羊。
 名山事业成书空，斗酒生涯付梦粱。
 莫怪未秋先鬓白，老斯□□太仓皇。

【鲁按】 据常老告知，以上八首诗他从未见过，自然也不可能有和作，因此他怀疑这几首唱和的七律是他被分配到淮安县文教局教研室、季孙二人分配在盐河中学、周公分配在平桥中学这段期间，季、孙、周三人之所作，其后常、孙二人先后到淮师任教，四人诗词唱和才又频繁起来。又，因季老诗词

选集未收，诗中缺字无从校补。

狂歌行

常国武

小序：六十年代末，季丈廉方、周公蹇斋、孙君久山与余咸以莫须有罪名贬斥淮安孤村。耕耘之暇，辄作诗词唱和，鱼雁不绝。季丈所作，辞常凄苦，不忍卒读。余因赋此寄之，兼柬蹇斋、久山，慰人亦复自慰也。

君不见奇士纷纷江南来，万马腾踏奔风雷。
 君不见季周夫子孙公肃，健笔凌云鬼神哭。
 气摩国风楚骚垒，李杜为奴苏辛仆。楚州自古多风流，风流元不让莫愁。得此数子益增色，睥睨吴越骄齐州。我欲因之附骥尾，扶摇直上碧云里。露顶狂呼叩帝阍，羲和弭节为余起。天鹏折翼下山阳，平芜稻花千里香。相携沽酒拚一醉，酒酣骋舌神扬扬。高谈殊未已，中庭月如水。无那思家山，一舸归去矣。家山好，今安在？物应是，人已改。何须弹铗悲歌声款款，出有车兮食有鱼。君不闻烈士暮年心犹壮，安能局促常效辕下驹！

和常国武《狂歌行》^①

季廉方

狂生狂歌且狂舞，舞剑引杯论今古。薄古厚今舌锋锐，咤叱风云气如虎。枚马藻饰何足道，敝屣李杜犹粪土。欣逢明时邳治隆，安得大笔如椽颂工农。推陈出新融中外，勒铭喜马拉雅第一峰。俯瞰八紘扶弱小，不许猖狂跋扈逞豪雄。还将健笔抉奥

邃，廓清寰宇异端邪说一扫空。我亦效楚狂，纵目观四方。毋为长戚戚，田园安故常。化为鲲鹏游溟渤，到处扬休引向大同之康庄。七洲五洋不为广，东行揽胜永迎喷薄之朝阳。它日飞舟跨日月，遍赏九天阊阖异卉与奇芳。二狂神交靳靛面，飞笺邀约风狂雨骤未能践。渠南渠北一泓水，望美人兮泪如线。待到白菊秋，命驾木兰舟。走访柴桑径，携手话桑柔。诗人词人联翩至，把酒持螯高歌阳雪快唱酬。一倾衷曲吐积愆，且把楚州作石头。

注：①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作。

【鲁按】 据常老告知，《狂歌行》是他和季、周、孙三人唱和过多首诗词之后才作的，写作时间在1973年夏天。季老不久便作了上面这首情辞豪迈、迥异前作的和诗。又，周老对常老此诗甚为欣赏，以为有李白遗风。

“有一天人权同志和我去盐河中学检查工作。虽然事先我给季老写了信，但由于两人从没见过面，以致开始时他竟把人权误认为是我。等到弄清楚张冠李戴后，两人不禁抚掌大笑。当晚，盐中领导设宴招待，季老特别高兴，多喝了几杯，还赋诗以赠，我也报以一首长诗。分手的时候，他和孙肃学长沿着长渠送了我们好长一段路才依依惜别。回家后，我特地写了一首七绝表示谢意。”

——常国武《山阳四友酬唱琐忆》

答谢季丈廉方

常国武

饮罢依依送我行，秋风十里柳青青。
长渠日夜东流水，不及诗人送我情！

【鲁按】 常老所言“还赋诗以赠，我也报以一首长诗”。据目前资料，未见季老“赠诗”及常老“长诗”。此时当为季、常二人首次晤面，常老此时已调至淮安县文教局工作，而季、孙二人则分配在盐河中学任教。

黄山游兼怀季、周、孙诸公

常国武

平生有痼疾，其疾在膏肓。
何以臻勿药，山林任徜徉。
伊昔闻之徐霞客，黄山夺尽群山席。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无山石。
我聆斯语意轩翥，遂欲命驾寻奥府。
青壁杖屐空蹉跎，十载冥想剩凝伫。
今我来思栖烟萝，靛面峰峦皆森罗。
曩者画图曾省识，此日一一故人过。
凌云蹑青上莲花，云梯八百盘龙蛇。
刺天石筍齐秀发，恍若天半开奇葩。
天都之巅尤险绝，仄径才可容车辙。
匍匐千山朝至尊，迢递云霞幻明灭。
排云亭上俯西海，石床诸峰发异彩。
歛壁曾经鬼斧斤，倪迂皴法得真宰。
松林峰高詎可登，瑟瑟松涛频相仍。
始疑淅沥怨秋雨，倏如万马来奔腾。
顾盼应接逸兴飞，恨无双翼穷烟霏。
长啸一声众壑应，天籁人籁忘是非。

黄昏忽送潇潇雨，雨余始信更媚妩。
过眼青松尽膏沐，巉岫怪石耸玉柱^①。
皓月东升日西沉，月如冰轮日如钲。
漠漠暝色苍然合，啼烟山鸟云林深。
梦回天鸡叫初日，七十二峰冲海出。
纷纭万象争献奇，摹写那得生花笔。
山中三日似弹指，色犹在目声在耳。
伊谁携手更重游？唯有季周孙夫子。
注：①自注：指北海高峰。

【鲁按】常老此首长诗录自《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后略有改易。

止戈黄山归来，邂逅淮城，清言竟日，闻伯康兄将有南归之庆

周本淳

倾心竟日话奇山，坐我烟云杳霭间。
千仞振衣舒醉眼，一言破的透玄关。
兰萧易老凭谁掇，夷跼难齐笑我顽。
尚喜盐河诗笔健，眉黄看赐即年环。

【鲁按】此首于《蹇斋诗录》里无系年。据常老告知，当作于1973年夏常老初游黄山之后。

得国武游黄山诗因赠

八月廿八日

季廉方

黄山归客夸眼福，鬼斧神工凿林谷。天都突兀莲花秀，万松争奇涛籁豁。烟云飘忽变阴晴，朝旭夜月看不足。昔读霞客文，今诵国武诗。山容今犹昔，诗人富绮思。三日

尽兴游，奚囊泉石奇。诵读当卧游，枕上一系之。为问可饮石乳浆，一涤尘襟笔生花。高吟长啸惊风雨，呼唤猿鹤访仙家。企羨振衣松岗赏秋月，尤盼分享云雾茶。

赠国武游黄山

孙肃

灵山风雨几经年，拄杖天都百虑湮。
清露一帘龙女梦，黄云千里采莲篇。
半山寺古空歌啸，大士岩高可醉眠。
此去羡君成快举，奋飞彩笔写岚烟。

【鲁按】孙肃此首七律录自《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

读国武黄山纪游诗再赠

九月八日

季廉方

两袖笼取千嶂翠，一囊尽括百篇新。
山灵不负登临兴，松籁助思剧有神。

和常止戈

十月五日

季廉方

未践平桥约，空亏盛菊时。
病秋唯止酒，扫兴懒吟诗。
聚散原无据，盈虚夺胜棋。
南天遥怅望，红豆寄相思。

【鲁按】据常老告知，其所作原诗已佚，现已无从追忆。

次久山韵

周本淳

长忆淮城聚，联床夜雨时。
窗明同校稿，韵险共敲诗。
大道三杯酒，玄机一局棋。
开缄欣有约，引领起遐思。

【鲁按】周本淳先生在《悼久山》序中云：“其间曾与君校阅词语解释，于胜利饭店同室者匝月。”

此首《蹇斋诗录》里无系年，因与上一首同韵脚，姑系于1973年。

另，目前尚未见孙肃先生原作。据常老告知，周老对“大道”一联颇为自喜，其余三友亦激赏不已。

一九七四年

凄凉犯·谪居山阳效久山

常国武

杜鹃啼血，江南好，杏花春雨三月。画楼尘锁，倚阑人去，弦歌声绝。关山难越，更回首、暮云千叠。黯销魂，石城何许？一夜头如雪。又听山阳笛。憔悴刘郎，怨怀谁说？莺飞草长，甚情景、总成虚设。欲寄相思，柰鸿雁、杳无消息。滴空阶、潇潇夜雨，泣幽咽。

自注：南师大中文系日本客座教授水原渭江先生激赏此词，云读后潸然泪下，为之折服不已。

【鲁按】胡也《两张师友明信片》一段

中日词坛佳话》中引常国武先生的回忆录中有如下内容：“此词作于1974年春。……孙肃兄最工于词，所作风格直逼清真、白石。解放前我们两人分别就读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中文系，都曾先后亲受过唐圭璋恩师的教诲，算得上同出唐门的师兄弟。早年我专学唐宋婉约一派词人的风格，解放后才转而着力模拟稼轩的豪放词风。拜读久山学兄的许多词作之后，我很歆慕，于是便有了这首仿效之作。……在山阳四友中，他和我交往最为频繁。”

重阳后四日止戈邀我入城四友小聚三日，畅谈共欢，赋此志盛

季廉方

迢递城南路，轻车托尾行。
秋高云树黯，月朗道心明。
酒饱愁肠结，笔抒知己情。
快哉此小聚，亦足慰平生。

【鲁按】据常老告知，此次是他骑自行车将季老带到淮安师范学校寓所与周、孙二人相聚的，由常老作东。季老作此诗后，周、孙、常三人都对“轻车托尾行”一句激赏不已。其余三人有无和作，已无从得知。

代季老忆小盘谷旧居

十一月二十日

孙肃

可怜燕子为谁来，归去庭空风雨哀。
最是江南春意晚，一帘飞絮乱花开。

【鲁按】此首录自季廉方先生《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

答久山

十一月廿七日

季廉方

梦觉金陵眼已花，无端枫落月西斜。
老来已分填沟壑，鸠占鹊巢未可嗟。

久山冒雪来探

十二月八日

季廉方

多君冒雪顶风来，促膝倾心琥珀杯。
贫贱交情终不易，鸡鸣待访孝陵梅。

茶酒柬久山

十二月二十六日

季廉方

我爱茶铛君爱酒，一回畅饮一陶然。
有茶有酒尽情饮，何用顾忌羡神仙。
龙井翠叶洋河酿，启我文思发幽玄。
一回相见一回饮，举杯笑对两忘筌。
一城一郊固非远，相见时难月自圆。
一回相见一回老，莫待龙钟著祖鞭。

廉方兄见和且有淮城之约

周本淳

牛马随人漫应呼，避愁无计可忘吾。
谬传上舍推眉白，难觅奇方换首乌。
满眼世情春冷暖，一灯旧梦雨萧疏。

诗来何事关情甚，重访东城醉纪垆。

伯康止戈再和

周本淳

百岁光阴一吸呼，华章洛诵喜忘吾。
俊才共许文中虎，深意真怜屋上乌。
势利张陈终互贼，高歌郑杜岂交疏。
盈虚消息何须问，残醉重扶过酒垆。

【鲁按】以上二首于《蹇斋诗录》中未见系年，从诗题可知，此次唱和，由周老起韵，但原作暂未检得，亦未见季老和作。据常老告知，他和孙肃先生皆有和作各二首，但皆因未留底稿，原诗现已无从记忆。写作时间则应在1974年，时常老已调到淮安师范学校任教。

一九七五年

周本淳兄见访

一月十七日

季廉方

快叙竟日，夜不成寐，月窗沉吟，率赋长句。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参商不相值，久别遘山阳。
飞雪走访戴，不殊荆风光。
剧谈别后事，豪情犹故常。
师友生死讯，歉歎心悲凉。
忆昔赣中聚，怀古吊滕王。
促膝论同聚，剪烛话高樯。
流连逾六旬，分手各短长。

迁淮既三载，不知足蹊香。
 淮海风月好，文史足相羊。
 纪垆细把盏，恍如梦黄梁。
 同来偕新友，抵掌话建康。
 淮师见故旧，开襟各轩昂。
 三吴拜南园，为我尽一觞。
 春江花月夜，再醉浮屠旁。

【鲁按】 据常老告知，此诗应作于一九七四年冬末春初之时。而诗题后标注时间为阳历“一月十七日”，盖农历仍在1974年，而阳历已至1975年矣。

踏莎行

周本淳

白日悠悠，余怀渺渺，县南县北何时了。
 眼中时事几番新，朱颜镜里人长好。
 满腹虫鱼，半生枯槁，荣名为累休为宝。
 金刚不坏爱闲身，得钱沽酒今须早。

【鲁按】 据常老告知，他和孙肃学兄先后调到淮安师范任教后，常邀请季、周二人前来相聚，周本人也经常主动骑自行车进城相与饮酒赋诗，故词中有“县南县北何时了”之句。

踏莎行·次韵蹇斋兼柬久山

常国武

后事茫茫，前尘渺渺，鸡虫得失何时了。
 但能齐物自逍遥，菱花永驻朱颜好。
 屈子行吟，贾生枯槁，虚名蜗角能为宝？
 山灵有待达生来，轻风同蹶应须早。

【鲁按】 据常老告知，该词末句自注云：“时与二公（指周、孙二人）有黄山之约。”作于1975年春，该年夏，常老即偕周、孙二人与南师大中文系叶祥苓教授同游黄山。

乙卯仲夏偕吟友三人^①游黄山，登飞来石以观西海群峰，有感赋此

常国武

此石来何方，卓尔成丘壑。嘉名锡飞来，应从天上落。问君底事来人间，不住仙山住黟山？若非众女嫉蛾眉，定是天公昧选贤。不然骏奔无空阔，未肯俯首就车辕。天府倘如此，尘寰可知已。黄钟毁弃瓦釜鸣，蝉翼为重千钧轻。舐痔谄人竞结驷，正色直士长徒行。石兮石兮，君莫太息。雄鸡一声，云开晓色。朝收西海群峰茫茫之元气，暮送六龙金车冉冉去西极。东向坐兮南面王，宫扇开兮锦屏张。时兴云而为雨，亦凝露以成霜。或徙倚乎石柱，或偃卧于石床^②；或矫首以舒啸，或白眼而举觞。吁嗟乎！闻道苍天有罅待君补，云何熟视若无睹？况复天阙尔故宇，新欢旧怨那足数^③！此间乐，不思蜀；劫后身，泯荣辱。百岁光阴同浮沤，江水无情自东流，尔独何故兮而预他人谋！

自注：①三人为周蹇斋本淳、孙久山肃及叶君祥苓。②石床、石柱皆飞来石旁高峰。③时闻南师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师乏人，系领导有意调余返系执教。

【鲁按】 据常老告知，此次游黄山，周、孙二人从淮安带了十几瓶敦煌牌洋河酒上路，及至北海宾馆，酒已全部喝光。周、孙二

人一向嗜酒如命，黄山又无酒可买，故游兴大减，只得匆匆打道回淮。常老不嗜酒，意在山水之间，此游仍未尽兴，故次年（1976）夏，他又组织师友四人三上黄山，写了好几首纪游诗（见下）。

一九七六年

与蹇斋、久山访廉方丈盐河

常国武

联骑访之子，北风哀且凉。
闭关君自足，延客意何长。
桂酒参禅味，方城作道场。
一灯销世虑，永夜正茫茫。

【鲁按】此诗录自《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第13页《止戈来笺》，其后附注云：“乙卯冬初偕本淳、久山访廉方丈于盐河，夜作城旦，玩之登登，至足乐也。”而据常老告知，此次他与周、孙二人至盐河公社胡庄探望季老，是在1976年清明节后，那天北风甚厉，温度很低，误以为是乙卯冬了，实乃丙辰之春也。另，此诗之下又附录两首五律，而并未注明作者，问及常老，常老疑出于周、孙二人手笔。

十日思君苦，盐河两度过。
天低云浥水，野旷风鸣柯。
酒入回肠冷，腊残老泪多。
苍茫惊岁晚，归梦阻关河。

挥手凄其去，孤城夕照斜。
怜君成寄食，愧我亦无家。

野渡迷秋水，寒山点倦鸦。
盐河一怅惘，归路暮云遮。

踏莎行·十二日大风，与止戈、久山访伯康兄，因怀赵遂之

周本淳

城旦新黔，竹林旧好，漫从初地参玄妙。
同心但觉座生春，空庭莫讶终风暴。
画肚辛勤，镂冰工巧。青毡黄卷垂垂老。
广文趣语典型存，令人长忆江南赵。

【鲁按】此题与上面三首题目较类，且首句“城旦新黔”与上面附注“夜作城旦，玩之登登，至足乐也”颇有吻合处，当系于此。《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附有此词，词末并注“赵遂之”。据常老告，赵君系周老好友，才学俱臻上乘。

和本淳《踏莎行》

季廉方

崔战方酣，帷筹正好，纵横掉阖天机妙。
诂期下马入方城，宵深忘却寒风暴。
双鲤书传，连珠语巧。青骢年少颓然老。
与君共话六年春，沉沦尤切江东赵（指遂之）。

踏莎行

赵遂之

顾曲名高，倚声词好，更参禅悦通灵妙。
胸中自有气如虹，浩然不惧风霆暴。
扬子逐□，贫奴乞巧，惭予事事蹉跎老。
谁怜矍铄此衰翁，廉颇慷慨犹思赵。

【鲁按】 此首录自《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

踏莎行·遂之见和，再用韵酬之

周本淳

松雪书工，悲庵篆好。运筹君更参神妙。传家劲节有南星，群儿莫倚风雷暴。

守我心愚，从伊言巧。狂歌浊酒能娱老。报公一事可伸眉，临池晚欲方罗赵。

【鲁按】 据常老告知，松雪，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悲庵，清道光年间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首二句借以赞美赵遂之的多才多艺。

送幼子参军

周本淳

得遂从戎志，亲朋壮汝行。

丈夫怜少子，万里看初程。

宝剑常磨利，精钢百炼成。

相期真马列，慎勿务虚名。

【鲁按】 《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第16页附有此诗，题目为《喜送幼子入伍》，注此诗作于2月25日。

本淳送子参军

二月二十七日

季廉方

令子从戎游蓟北，老人含笑送征骢。

扬威傲外驱胡马，远胜寒窗学画龙。

遇雨黄山莲花峰下

常国武

卓午发北海，灵景与人昵。

晡后过莲花，晴昼变昏夕。

阴风伐万窍，墨云复煎逼。

山雨旋飞来，匝地密于织。

雷公频大笑，列缺自翁赫。

乔岳为动摇，厚坤欲崩坼。

仰首望绝顶，悬瀑几千尺。

天矫虬与龙，蜂涌天海出。

一泻无遮拦，疑是银河溢。

又如大宛马，腾骧不可勒。

所向尽披靡，当之辄辟易。

助虐者谁子？虚谷蚩尤塞。

孰意死更生，窜身此匿迹。

我时松林间，杖笠任所适。

翛然寄澄观，自在还自得。

蛮触有争战，六合定于一。

天道车转轮，光阴驹过隙。

长啸下莲沟，吟边万峰碧。

夜投玉屏楼，楼头霁月白。

【鲁按】 据常老告知，此诗作于1976年夏三游黄山之后不久，同游者还有另外四位师友。

来补写者。

忆登黄山皮篷香炉峰绝顶

常国武

仙人指征路^①，寻幽入皮篷。
古木交仄径，草莱何蒙茸。
行行至绝境，山深不闻钟。
僧去寺废久，釜灶败叶封。
仰见石壁立，黝然刺苍穹。
披检黄山图，云是香炉峰。
跻攀无危磴，铁索亦失踪。
惟凿数十窟，仗以陟高崇。
猿升何所托，手足效蚁虫。
幸未觉胆破，身已登巉巖。
绝顶一周览，万象豁我瞳。
叠嶂俱耸峙，环列如垣墉。
落日返其景，烂灿胜丹枫。
徙倚偕啸侣^②，宛与醉霜红。
斯时群动息，但听万壑松。
松响一何厉，天外来罡风。
暮云生还灭，暝色淡以浓。
光景实奇绝，昔游邈难同。
嗟无生花笔，写此造化功。
逡巡下峭壁，屏息敢从容。
一坠那得取，微命悬天公。
踏地共额手，馀悸犹在胸。
深惭林间翮，翻羨云中鸿。
灵境一为别，壮岁成衰翁。
相思怯重往，长留梦魂中。

自注：①皮篷入口处有巨石，背面视之若喜鹊登梅，正面视之若仙人指路。②梁宗亨君。

【鲁按】 1976年夏，常老偕师友四人三游黄山，复赋诗若干纪游，此诗则是常老后

感事寄止戈、久山

周本淳

炙手妖氛百卉腓，艺坛创业更艰危。
十年祸水方堙塞，五月严霜应断飞。
掩袖含沙谋总秘，升天撼树梦全非。
醉人消息浓于酒，为报诗翁一展眉。

【鲁按】 《蹇斋诗录》里此首无系年。据诗中“十年祸水方堙塞”及尾联之意，当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

一九七八年

止戈调回南京诗以送之

周本淳

楚州欣把臂，离合岂天欤？
厄运牛棚下，全生虎口馀。
感时忧社鼠，论学辩濠鱼。
世泰君归矣，频书慰索居。

次韵蹇斋赠别三首

常国武

金鸡云外降，否泰竟天欤？
归里惊头白，招魂喜劫馀。
万方尊华岳，^① 一举掣鲸鱼。
即此河清日，仙楼应可居。

自注：①华岳，代指华国锋。

九州罹浩劫，府乱竟谁欤？
信口颜酡后，雌黄胆破馀。

鹿乎偏作马，鲁也执为鱼。
十载真儿戏，韶华那可居！

诗书欣漫卷，此日赋归欤。
不坏金身在，荒唐楚梦馀。
已歌将进酒^①，谁叹食无鱼。
君若翩然至，相期绿柳居^②。

自注：①余奉调返宁，本淳兄邀集两淮友生十余人设宴为余夫妇二人饯行。②绿柳居为南京著名素菜馆，时本淳兄血压偏高，不能茹荤，故云。

【鲁按】据常老告知，此三首次韵酬答诗乃一气呵成之作，足见其时心情大快也。

止戈见和且有绿柳居之约再次前韵

周本淳

全民伤浩劫，尸咎竟谁欤？
终见东方白，还惊噩梦馀。
卿云升华岳，涸辙活穷鱼。
自笑屠门嚼，涎垂绿柳居。

【鲁按】据常老告知，他一气次了周老原唱三首，周老激赏之余，才又作了此诗以答。

寄止戈茗叟金陵

周本淳

廿年世味冷于冰，暖眼开怀仗友朋。
交服止戈穷愈笃，诗输茗叟老弥能。
共怜强项经千劫，自濯童心续一灯。
霞满摄山秋正好，相将腊屐上峻增。

【鲁按】《寒斋诗录》里此诗无系年，当

为常国武先生调回南京后不久之作。

一九七九年

本淳招饮绿柳居

五月三十一日

季廉方

蔬食绿柳居，快饮话短别。
团团聚友朋，拳拳颇殷切。
患难见交情，回风欽亮节。

一九八七年

谢止戈自闽捎橘相赠

十二月十日

季廉方

捎来蜜桔过相尝，犹带仙霞岭上香。
艳羨履痕留字迹，为山增色耀幽篁。

一九八八年

谢本淳惠赠《唐才子传校正》

四月二十日

季廉方

才子诗囊佳话美，草窗淮上久爬疏。
顾黄盈君堪继业，别秣存真好读书。

一九九零年

谢止戈夫妇、久山来访

二月二十日

季廉方

踏雪辱过访，快谈一何乐。
 山阳情义笃，年初慰落寞。
 同邑偶相闻，文心殊不恶。
 年老归恬淡，胸臆罗丘壑。
 抱残不求怜，印契古贤作。
 旷达久为怀，蠖屈守葵藿。

一九九四年

吊孙久山

一月二十七日

季廉方

盐河执教共晨昏，茹苦含辛欲断魂。
 息影石城仍落寞，膏肓一卷胜词存。

文楼唱和记犹新，孰意久山成古人。
 财酒豪情挥若昨，还从追忆慰亡魂。

【鲁按】 孙肃先生因肺癌不幸于1994年去世。季廉方先生作此二绝凭吊之，系年1994年1月27日，即农历癸酉年腊月十六日。

悼久山

周本淳

七二年冬，余于役淮城。大风雪中，故人季廉方伯康忽偕孙肃久山见访于淮清园小酌。其后常国武止戈供职县教研室。四人者诗酒唱酬，情如手足，人或名曰山阳四友。其间曾与君校阅词语解释，于胜利饭店同室者匝月。四害既除，三君皆归南京，孙君教授于省教院，退休后复去云南、新疆任教。偶相逢于南图古籍部，情意拳拳，邀余过饮，余则已有他约而未果。九一年忽得止戈书云君患肺癌且已扩散。十一月，余往肿瘤医院探视，一室儻然而犹不废批览。九二年五月君转省中医院，余去长沙，又偕内探视，岂知竟成永诀。伯康兄见示二绝，凄惋不忍卒读。追思昔游，成诗七绝以代哭，工拙非所计也。

相逢雨雪地天昏，杯酒淮园慰客魂。
 煮茗论诗成四友，山阳故事典型存。

胜利店中同室居，辛勤校读一编书。
 豕肩浊酒时欢饮，健啖我犹叹弗如。

四害烟消日月新，淮城置酒送归人。
 传经省院长才骋，喜见成书过海滨。

西北西南万里行，边疆三载育群英。
 偶逢古籍南图内，茶酒相邀愧盛情。

二豎无良久见侵，止戈^①一纸忽惊心。
 肿瘤病室凄凉甚，犹见批书用意深。

支离诗骨病维摩，省院探君叹奈何。
一面竟然成永诀，恨无妙手起沉疴。

两诗^②读罢泪盈襟，枵触前尘没处寻。
聚散死生原一梦，难逢易失恸知音。

自注：①常国武字止戈。

②指季廉方悼诗二首。

【鲁按】《寒斋诗录》里此组诗无系年，
据序言可知，当作于该年。

悼孙肃学长

常国武

忆昔谪楚州，与君初相识。
同属沦落人，一见豁胸臆。
邂逅读君词，敛手为避席。
婉丽还逋峭，清真兼白石。
我旋移城中，君亦来卜宅。
结庐喜比邻，声闻只一壁。
时或细论文，时或坐对弈。
东皋迎朝曦，长渠送斜日。
季丈与寒斋，江左大手笔。
石城本陌路，异乡并莫逆。
我欣附骥尾，酬唱乐晨夕。
言笑常喧闾，杯盘辄狼藉。
忘形到尔汝，情亲逾胶漆。
遥夜正未央，忽忘身是客。
劫尽曙色明，元凶一时毕。
束装还家山，重寻旧阡陌。
城郭幸无改，故交多岑寂。
我居城之西，君居城之北。
相去不十里，相思即相觅。

山妻溘病逝，常怜我忧戚。
寒灯一杯酒，伴我衫袖湿。
永怀不能忘，此意难尽述。
君有家室累，退居复行役。
飘泊悲转蓬，绝塞怨羌笛^①。
一去二三载，囊橐稍充实。
向平事未了，何期婴顽疾。
病榻费呻吟，扁华俱乏术。
古稀虽非夭，撒手终太急。
送君石子冈，叹息人天隔。
涕泪满衣裳，回首更却立。
君去骨成尘，我驻悲长积。
便倾沧溟水，难湔此于邑。
诗成步中庭，虚霏对萧瑟。
魂兮何时来，前尘重追迹。

自注：①君退休后复去西双版纳、新疆塔城执教。

【鲁按】《中大校友百年诗词选》里，此
诗系年1996。据常老言，此系误改，当作于
1994年孙肃先生去世后不久。《当代遗才录》
里题目作《忆孙肃学长》，亦误，“忆”当作
“悼”。

题周本淳《寒斋行草》

五月二十日

季廉方

快吟京筑新游草，鹄海龙宫兴正浓。
亲友老来欣再聚，流连诗酒赋行踪。

夫妇偕行地上仙，征轮遘雨亦奇缘。
暮春饱赏黔山态，未见联吟奉和篇。

一九九五年

题《蹇斋诗录》

十月十日

季廉方

蹇斋终遂平生志，沥血呕心一卷诗。
盛世知人来太晚，平桥岁月枉低眉。

一九九七年

答周本淳见怀

十二月二十四日

季廉方

苏秦联袂上高台，赢得多年仰慕来。
往日题楹亦乘兴，荷君重见赞开怀。

一九九六年

喜止戈来探

二月二十日(初二下午)

季廉方

倚门喜见故人来，闲话楚州益感怀。
八载酸辛多枵触，何因风物又片乖。

一九九八年

答周本淳存问

十二月二十六日

季廉方

头九青阳迎双九，本命欣逢玉兔扶。
多谢关心五内热，愿君健笔大爬疏。

读周本淳《蹇斋诗集》

四月二十日

季廉方

满腔心血寄诗文，故旧笑谈恍若闻。
寄迹楚州浑不赖，行吟黔贵更杭闽。
自注：集中涉及郦承诠、王驾吾、王气中、赵遂之、王明孝、常国武、孙肃诸师友。

二零零三年

周本淳先生墓志

常国武

先生讳本淳，号蹇斋，安徽肥西人也。早岁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学、上庠教习。一九五七年以直言罹祸，六九年闾第复迁谪淮安孤村。四凶祸弭，受聘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始得大展其骥足。先生专精于中国古代文史，尤长于诗学暨校雠学，论著甚夥，影响甚巨，学界咸誉为一代名师硕儒。为人正直豁达，虽迭遭屯遭而弗改其度。谪居淮甸八九年间，与季廉方、孙肃、

题周蹇斋《扶桑吟草》后

六月二十九日

季廉方

春访扶桑开眼界，圣堂慕谒感怀多。
今朝文教重评价，吾辈旁观唤奈何。

余四人常作诗词唱和，共抒忧时愤世之情，自称“山阳四友”，即友于无逾焉。近二十余年，余与先生两地乖隔，仍数数驰书问疑，受教孔多。此日忽失良师益友，能不痛贯心肝耶！夫人钱煦女史，数学史大师钱宝琮之女公子也，与先生上庠同窗，婚后伉俪情笃，风雨同舟者五十四年。子女五人，皆成栋梁之材，洵可谓诗礼代传之家矣。

癸未春教弟常国武谨撰

【鲁按】 据常老告知，他应周老生前遗愿，在其墓地两侧书写了“应尽便须尽，有生如无生”一联勒石。又周老弥留之际，其子女咸来其病榻前探视，周老坦然笑曰“你们都来给我送终，我于愿已足，没有任何遗憾了！”周老生性豁达，此其最后一例。

“山阳四友”诗词辑录

(一)季廉方

一九七三年

盐中即景

盐河光景殊堪玩，书屋栖迟喜岁登。
枕上朝阳红似火，窗间夜月照如灯。

廿四日电灯明喜占

盐河已通电，油灯成陈迹。
城乡差异小，光照何耀熠。

闻喜

天外佳音至，阖家喜沸腾。
衡文征老朽，启敝正乾坤。

一九七六年

悼周总理

一月十日

淮水钟灵秀，钦奇迥出群。
艰难综九政，纷扰立三军。
风度钦关外，威仪肃素君。
梁颍惊海裔，吾亦泣斜曛。

星沉大地黯，梁坏四陲倾。
功绩因时著，才华匹敌灵。
扶危肩重任，济弱德为馨。
海甸同声哭，英名照汗青。

眉宇钦宏度，唇枪真智囊。
扬威过万驷，却敌慑三疆。
筹幄惊鸡舞，丰穰喜凤翔。
忘年唯尽瘁，盛世泽恩长。

盖世谁堪匹，折冲樽俎间。
雍容存大度，凝重过难关。
恤困金何惜，傲贫约应删。
万邦钦远瞩，芳泽遍陂山。

自注：去年联合国大会我国代表请求修改宪章
适应新形势。

讣传同恸哭，海内吊忠魂。
遗骨犹肥土，飞灰不著痕。
无私风足贵，爱国德为尊。
史册永彪炳，流芳世泽存。

一九七八年

南征有望口占

四月十九

应召纷传新约章，关怀优渥不寻常。

柴门坐待南征令，三月春花分外香。

自注：仁农归云南调十条，言之凿凿，姑听信之，令未颁悬系难释，夜不成寐，歌老杜《喜收蓟北》以自慰。

书 愤

六月二十五日

春风不到楚州西，九载蹉跎眼转迷。

亥豕磨勘消岁月，丹黄斟酌付泉溪。

晓钟应破庄周梦，短剑还惊祖逖鸡。

华夏犹堪供驱使，青骢重踏翠虹堤。

感 遇

七月十六日

政策是生命，贯彻勿犹疑。

重点欲保证，召返利圣时。

谬放何用怨，务农易其思。

九更寒燠令，冷眼对妖魔。^①

蛟龙跃尺洼，蠖屈得展眉。

涸井复漾波，回春幸健肢。

重踏白下路，清桐舞秋颺。

【鲁按】据常老告知，“魔”字出韵，恐系季老一时疏忽所致。

一九七九年

周总理三年祭

三月二十三日

鞠躬尽瘁著心碑，帷幄运筹烛远规。

振旅三韩拯厄祚，程功百废奠安基。

连横争得欧非友，诘敌力擎统战旗。

相业空前真磊落，不留尸迹敬先知。

一九九三年

楚 酒

十一月四日

古酿自来数楚州，往还骚客醉文楼。

名沟水曲酝春久，连舳画坛留舌稠。

助兴何辞三爵劝，联吟岂惜五更休。

欣逢盛世昌诗运，必有青莲酌月讴。

(二)周本淳

一九六八年

自 嘲

碰壁经年未褪狂，何须杆木始逢场？

为牛为马随呼应，是鬼是人自主张。

偶放强颜争曲直，难随众口说雌黄。

莫嫌雨雾凄迷甚，暖眼当空有太阳。

一九七六年

惊闻总理逝世

震雷天际熄明灯，四海惊呼陨巨星。
 亿众哀于丧考妣，一生高自树仪型。
 殚精马列新环宇，尽瘁工农耻利名。
 更洒骨灰滋沃土，春浓祖国万年青。

一九七七年

总理逝世周年天降瑞雪敬赋二律

总理何尝死，光辉耀五洲。
 日边狂犬吠，心底與人讴。
 终见妖氛豁，誓将遗愿酬。
 神州能四化，泰岳峙千秋。

总理何尝死，分明战斗来。
 丹心昭日月，浩气激风雷。
 四害狂终灭，群情郁尽开。
 天人钦共祭，瑞雪报春回。

感 事

白头再出为苍生，一障狂澜四字清。
 拭目百年功可就，惊心三字狱难明。
 迅雷既早歼妖孽，公议何迟付老成。
 安得丹书飞海甸，家家失喜倒瓶罍。

七月廿二日喜讯终来再次前韵

望眼将穿喜讯生，神州此日赋河清。
 邓林重耀风光好，华岳高标宝鉴明。

普举双旗人振奋，永除四害岁丰成。
 鄙夫鼓腹歌时瑞，击壤还倾酒满罍。

意犹未尽再赋一律

丹书飞遍颂声扬，把酒酣歌喜欲狂。
 四魅永除群鬼慑，一人有庆万民康。
 挥毫好写同心赞，陈力终期换骨方。
 华岳邓林相映美，神州朝日耀新妆。

沁园春·欢呼除四害

一手遮天，一阵阴霾，一枕黄粱。恨尸魔逞幻，封狐助虐；贪狼恣肆，社鼠嚣张。翻云覆雨，掀风作浪，蠹国谗贤舌似簧。丧心甚，更蚍蜉撼树，鸦翅遮阳。 罪行擢发难详，笑用尽机关反速亡。看迅雷初击，画皮顿褫；妖氛横扫，玉宇重光。鼓乐喧天，凯歌动地，亿众军民竞举觞。除四害，喜红旗耀眼，万载高扬。

漫 成

狂澜吹日瘦，春仲冷于秋。
 泉脉流还咽，兰芽冻不抽。
 跳梁看狴狴，呼啸听鸱鸮。
 薄酒难成醉，陈编漫自讴。
 谁明伍相枉，空抱杞人忧。
 太息伤时涕，行吟失路愁。
 與人歌子产，路鬼惑黎邱。
 风火家人盍，明夷箕子囚。
 帝阍司虎豹，国步付伶优。
 陛下长城坏，宫中禾黍稠。
 冤沉三字狱，迹异五湖舟。
 已致膏肓疾，难凭药石瘳。

辛勤医国手，寂寞种瓜侯。
众口金真铄，冰山气正道。
汉宫尊石显，折槛想朱旃。
古社娱歼鼠，峨冠哂沐猴。
何来尚方剑，快斩佞臣头。
耿耿天仍梦，期期骨在喉。
出门思一吐，舌咋不能收。

搔首苍天谁作俑，山河不语泪横流。

送次女内蒙插队

送汝草原去，余怀喜不虚。
两年真觉悟，千里好驰驱。
勤励雷锋志，精研主席书。
牧民如父母，休念旧家居。

一九八零年

浩劫十韵

一夫狂疾甚，举国醉如泥。
是处傲傲舞，逢人哑哑啼。
牛棚多似鲫，士命贱于鸡。
刑酷希魔愧，冤沉泰岳低。
妖姬方鼓舌，悍贼竞擂鞑。
血染乾坤赤，烟霾日月迷。
天行终剥复，恶尽乏刀圭。
一旦冰山倒，多年画面撕。
骨皮馀贱唾，牙爪妄酸嘶。
浩劫前无古，伊谁秉笔题。

【鲁按】 据常老告知，以上两诗皆句句对仗，用典虽多，俱极贴切，功力之深，时贤罕有其匹。

一九九零年

夜间忽梦文革时事

无端劫火漫神州，十载妖风梦尚愁。
燕蝠几番争夜旦，萧兰一夕变薰莠。
纷纷蜂蚁皆雄长，磊磊贤豪忽罪囚。

有感

膏泽倾天下，威权奉一人。
廿年翻覆手，几亿冻饥民。
狐鼠清钩党，青红费掩真。
只应百世下，天怒鬼神嗔。

马白教授招饮纵谈文革时事

佛桑怒放草如茵，鮑岛风喧四季春。
笑语持螯数尘劫，几多荒诞几悲辛！

临江仙·单人耘君见示新词，赋以寄之

读罢鱼笺温旧梦，去年今日淮城。谈诗论史小窗明。看君盘礴裸，炎暑退无声。自笑白头真没窍，痴人吃语谁听？半生尘饭共泥羹。世途今渐觉，南亩寄深情。

踏莎行·喜得德威弟长书述其遭冤枉情况感而赋此寄之

恍如昨天，真同隔世，一封书信千行泪。赤心谋国不谋身，高才直道多遭忌。雷荡群魔，春回大地，同冤师弟还同喜。共将热血绘新图，神州未可轻魑魅。

(三) 孙 肃

一九七六年

悼总理

遗恨哭千古，江城夕照明。
无声怒鬼魅，有泪泣神英。
九政存余爱，三军缅旧情。
苍茫惊岁晚，翘首企升平。

一九七七年

总理逝世一周年

闻道阊门陨巨星，万家咽泪暗吞声。
素旌白马终疑梦，楚水准云总是情。
并世勋劳光日月，毕生肝胆著贞诚。
凄凉望断江南路，后死何时奠两楹？

一九八六年

总理逝世十周年

廿年魑魅委尘沙，夜路迢迢正有涯。
试看神州春暮道，风中开遍碧桃花。

祠宇神归正十年，人间瑞气起非烟。
风簷展卷仪型在，仰止常存俎豆前。

【鲁按】 以上数首孙肃先生诗作皆录自《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十周年》一书。

(四) 常国武

一九六九年

牛棚有感

半世书丛里，侵寻两鬓秋。
十行双目下，一蹶百年愁。
屈子沉湘水，贾生谪楚州。
此身何所似？风雨一孤舟！

未遂平生志，已衰蒲柳姿。
黄粱炊半熟，碧落翅先垂。
阮籍穷途泪，嵇康幽愤诗。
茫茫天地里，吾道竟何之！

一九七三年

山阳郊居有感

朱颜难久驻，衰鬓渐成霜。
旧梦缠新梦，他乡作故乡。
平畴烟树合，老圃菜花香。
即此愉心目，鸡虫自可忘。

谪居山阳有感

此身虽在已堪惊，且向山阳载酒行。
材不材间甘晦迹，味无味处自忘情。
空堂坐觉浮云定，静院时闻好鸟鸣。
何用逃虚寻藕孔，我心平后路皆平。

黄山蒲团松赞

苍苍蟠虬龙，亭亭张华盖。
空谷生虚风，清冷发天籁。
远嚣人不知，寂寞尘境外。
瞻彼迎客松，搔首弄姿态。
风韵元寻常，俗子争膜拜。
地势使之然^①，屡见复何怪。
我愿蒲团松，万古守耿介。
无为动凡心，白眼看世界。

自注：①迎客松在玉屏楼旁，游人必经之地也。

宿黄山宾馆选二

浴罢兰汤遍体香，白龙潭畔晚风凉。
桂花未饮心先醉，一掬清泉胜酒浆。

桃花溪水不胜情，漱石无喧彻底清。
跣足中流忘物我，天街坐觉月华生。

耦耕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四日夜，与张君其立
耦耕其宅畔隙地，君属余赋诗以纪。

菽麦事方毕，耕耘无违时。
老牛筋骨朽，一步一迟回。
与君手谈罢，耒耜聊共挥。
君行去三堡^①，收获不可期。
楚人遗弓矢，楚人自得之。
去去复何憾，真趣惟君如。
暝色平野合，羲和邻崦嵫。

薰风飒然至，冰轮吐清辉。
肝胆俱澄澈，逸兴更遄飞。
但愿长如此，孰云吾道非。

自注：①时张君将去三堡供销社履新。

一九七六年

周总理逝世感赋二首

十里长安路，昏云压古城。
苍天悲欲死，白马去无情。
形灭神犹在，山高水自清。
眼枯还泣血，一掬荐英灵。

典则垂青史，云间一羽毛。
江河行大地，日月耿长霄。
理国空伊吕，持身失舜尧。
四凶徒吠影，岱岳仰弥高。

题周总理淮安县附马巷故居挽联

故乡儿女，缅想音容，写情应竭淮河水，
盖世功勋，永垂史册，继往还看后代人。

自注：周总理逝世后，县委、县革委将其故居修缮一新，名曰“周恩来纪念馆”，并责成县委宣传部撰制挽联悬于总理遗像两旁，而其所撰，久不称意，因转请余任其事，要求有六，其一即文字必须通俗易懂，余受命后，十分钟便完成上述急就章，县领导甚为满意，一字未改，复请余书于长幅白绫之上，悬挂在纪念馆中总理遗像旁。

山阳四友 诗词拾遗

酒洋推詩

一諾千金話 鞭車問阪所 亂替胡胃 忽厚約 掠宿過 理寺 子

排愁且獨吹 酒洋在何許 長日此消度 酒洋車中

酒水清如染 三年与日成 分田登 歲食 賦約 洗 質 醒 不 見 洪 夫 子

依然過北城 解鞍無可說 且此濯塵纓 榮木之夏 中 區 此 間 二 日

羊美而文 亦之 雨 州 重 過 其 門 不 勝 感 吟

古洞來朝日 扶巖一徑深 清虛不受暑 泉石自成音 小憩生 孤 詠

神巖會友 心 掉 頭 忽 歸 去 冷 氣 滿 開 襟 清 區 洞 向 神 巖 好 風 水 各 筆 迹 幽 尋 碎 噪 吟 粉 烟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background,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喜送幼子入任, 親朋壯汝, 常磨利純鋼久煉成, 真馬到慎勿驚虛名.



喜送幼子入任
喜遂从我志 親朋壯汝
常磨利純鋼久煉成
真馬到慎勿驚虛名
受業 周本淳

两张师友明信片 一段中日词坛佳话

胡也

近日,笔者在南京旧书摊上淘得两张老明信片,一为日本友人水原渭江1985年12月18日从大阪家中寄赠词学泰斗唐圭璋先生的;一为唐圭璋先生的门生常国武1957年元旦(丁酉元月廿日)向“圭璋恩师恭贺新春”的。

唐老在《梦桐词》内有纪事词:

菩萨蛮·题渭江教授尊翁《琴窗词稿》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江南三月余寒在。喜迎高士来天外。
谈笑已多时。不知日影移。 芙蓉清水调,潇洒东坡老。文化好交流,飞行不泛舟。

为此,笔者采访了年过八旬的南师大资深教授、现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常国武先生。

常老告诉我说:水原渭江先生是日本的汉学家,曾任大谷女子大学教授。他的父亲琴窗先生也深通中国文学,喜欢用汉文填词,著有《琴窗词稿》两卷。渭江先生出于词学世家,本人也深于词学,著有《词乐研究》、《敦煌词舞谱之解读》等数十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水原先生曾来南京师范大学中

文系拜访我的恩师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后来成为我校的客座教授,往来比较频繁。不久,水原先生向校方提出一个建议:邀请中文系唐圭璋、段熙仲、孙望等十几位老年和中年教授每人提供一首个人创作的旧体诗词给他,我也在被邀之列。作品收齐后,水原先生又请校领导邀约擅长书法的教职员每人提供一幅作品,以便遴选一人书写所征诗词,送往扬州制成漆器,最后运往日本大阪展销,借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我有幸得到先生的青睐,便按校领导转达先生的要求,全部用工整的隶书写就。后来那十几幅作品在日本很快便销售一空,所得之款悉数由南师大作为公款使用。”

为了庆贺此次展销的成功,渭江先生特地南师大南山专家楼设宴款待所有提供作品的教授以表谢意。受到邀请的还有校、系的几位最高领导。

与宴十余人坐定之后,还未开席,渭江先生便举着一满杯酒径直走到常教授面前,首先敬酒,并用汉语将常教授提供的那首词作大大赞扬了一番,说他每次读后都不禁潸然泪下,内心“为之折服不已”。这一异乎寻常之举既使常教授深感荣幸,更使他非常尴尬,因为在座的除校、系领导外,绝大多数都

是常教授的师辈或学长辈,常教授说,对此“殊荣”,他“如何消受得起呢!”。

那次宴席过后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常教授都未能再见过渭江先生。对于他的家世和学术成就,常教授说:“我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前辈主编的《词学》季刊(1989年2月第九辑)上看到的。那期发表了我写的《竹山词探胜》一文,而刊登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渭江先生的力作《敦煌写本南歌子舞谱之解读》。在该期《编辑后记》中,施蛰存前辈还对水原先生作了具体介绍,并对他的论文作了很高的评价。本文开头第二段水原渭江简介即是我将《后记》中的大部分文字移用过来的。”

最近,笔者从常教授赠予的旧作《井天书庐诗文选》中,看到他当年给水原先生提供的那首《凄凉犯·滴居山阳效久山》一词,也十分感动。由此联想到,水原先生当时为什么对常先生词作是如此激赏的原因。该词如下:

杜鹃啼血,江南好,杏花春雨三月。画楼尘锁,倚阑人去,弦歌声绝。关山难越,更回首、暮云千叠。黯销魂,石城何许?一夜头如雪! 又听山阳笛。憔悴刘郎,怨怀谁说? 莺飞草长,甚情景、总成虚设。欲寄相思,柰鸿雁、杳无消息。滴空阶、潇潇夜雨,泣幽咽。

常教授告诉笔者(以下文字根据常老回忆的录音整理):

此词作与1974年春。“史无前例”的第三年,我因被人诬告,身陷牛棚,囚禁了一年半

之久。1969年末,我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带薪全家下放到了淮安县农村。后来由于某种机缘,我结识了同样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迁谪到淮安的季廉方、周本淳(号蹇斋)、孙肃(字久山)三位学长。他们三位对我国古代文学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都十分擅长旧体诗词的创作,因此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为了抒发对国事的殷忧和个人身世的感叹,我们常常相聚一处唱和诗词,自称“山阳四友”。其中季最长,周次之,孙又次之,我最年轻。孙肃兄最工于词,所作风格直逼清真、白石。解放前我们两人分别就读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中文系,都曾先后亲受过唐圭璋恩师的教诲,算得上同出唐门的师兄弟。早年我专学唐宋婉约一派词人的风格,解放后才转而着力模拟稼轩的豪放词风。拜读久山学兄的许多词作之后,我很羡慕,于是便有了这首仿效之作。

上片写的是怀念家乡南京和往日在南师大中文系为同学讲授古代文学时的情事。首三句写江南春光之美,其中“杜鹃”句暗用文天祥作于金陵的“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诗句之意,“杏花”句则移用元人虞集小令的成句。“画楼”三句,暗仿文革浩劫开始后,大学全部停课,反用孔子与门人当年厄于陈蔡仍“弦歌不辍”的事典。南师大校舍皆属于古典民族形式建筑,故以“画楼”形容之。“尘锁”用下句补足。“倚阑人去”则感慨当年在画楼中讲课多年的我,如今已被迫离去。伤时自伤之意,于此隐晦而又曲折地传达出来。“关山”句以下,全写故乡难回的悲痛之情,语意显豁,无需多加解释。惟“关山”四字,乃移用王勃《滕

王阁序》中“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句意，暗含个人身世坎坷之感，明眼人一看便知。过片三句，既切淮安旧名山阳，又暗用三国魏末竹林七贤之一向秀途径嵇康、吕安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旧居，闻邻人笛声，感怀这两位被司马昭杀害的故人而作《思旧赋》的事典，痛悼文革期间我校、系多位被迫自杀的师友，同时也以刘郎自喻，暗伤个人谪居异乡的遭际。“莺飞”二句，分别借用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和柳永《雨霖铃》中“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的句意与首三句呼应，意谓此时江南春色再好，对有家难归的我来说，不过是形同虚设而已；然后再用“欲寄”两句，感慨我与留在江南的亲友也因避嫌远祸而惧通音讯。此情此景，真可谓“怎一个愁字了得”，从而逼出结拍，以哀景加重写足悲痛至极的心情。

自倚声的高手视之，这首拙作不过是效颦唐五代两宋婉约派词人那些描述羁旅行役、离情别绪之类常见题材的平庸之作，在写作技巧上也同样是乏善可陈。也许由于其中所抒发的确乎是那个特殊历史时代出自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因而才引起渭江先生的同情而倍加肯定的吧。

据了解，年逾八旬的水原先生仍然健在，而且最近两年，他还专程来南京看望先师唐圭璋先生之女唐棣棣及其先生，可见他实在是一位邃于学又深于情的专家学者。倘若他能看到我这篇质木无文的回忆文字，不知对我的上述揣测能否首肯呢？

不管怎样，我和渭江先生这一面之缘的情事，至少也可以算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和掌故吧。

说到这里，我又情不自禁地怀念起久山学兄了。在“山阳四友”中，他和我交往最为频繁，去世也最早。1973年我被分配到淮安师范学校工作，不久又介绍他来该校任教，两家比邻而居，情同手足。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两人分别回到南京原单位工作（其后，他由前南京机器专科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调任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仍来往频繁。不久，我的妻子病逝，他像亲兄弟一样地宽慰我，关心我，使我铭感五中，难以言喻。1994年，他因肺癌去世，我因顿失良朋益友，为之悲痛不已，因作《悼孙肃学长》五古长诗一首，谨附在文末，作为拙词《凄凉犯·谪居山阳效久山》的补充材料：

忆昔谪楚州，与君初相识。同属沦落人，一见豁胸臆。邂逅读君词，敛手为避席。婉丽还逋峭，清真兼白石。我旋移城中，君亦来卜宅。结庐喜比邻，声闻只一壁。时或细论文，时或坐对弈。东皋迎朝曦，长渠送斜日。季丈与蹇斋，江左大手笔。石城本陌路，异乡并莫逆。我欣附骥尾，酬唱乐晨夕。言笑常喧阗，杯盘辄狼藉。忘形到尔汝，情亲逾胶漆。遥夜正未央，忽忘身是客。劫尽曙色明，元凶一时毕。束装还家山，重寻旧阡陌。城郭幸无改，故交多岑寂。我居城之西，君居城之北。相去不十里，相思即相觅。山妻溘病逝，常怜我忧戚。寒灯一杯酒，伴我衫袖湿。永怀不能忘，此意难尽述。君有家室累，退居复行役。漂泊悲转蓬，绝塞怨羌笛^①。一去二三载，囊橐稍充实。向平事未了，何期婴顽疾。病榻费呻吟，扁华俱乏术。古稀虽非夭，撒手终太急。送君石子冈，叹息人天

隔。涕泪满衣裳，回首更却立。君去骨成尘，我驻悲长积。便倾沧溟水，难湔此于邑。诗成步中庭，虚霏对萧瑟。魂兮何时来？前尘重追迹！

自注①：君退休后复去西双版纳、新疆塔城执教。

【鲁按】 胡也系胡剑明的笔名，现在南京市公安局负责主编《金陵警坛》杂志，喜淘书、藏书。其所淘之古代文史书籍，辄请常国武教授题写序、跋文字，集少成多，最后印为《淘庐序跋杂俎》一书，由常老撰写《前言》，现录于下：

前 言

常国武

剑明君好学，喜淘书，间及各类历史资料文件图像，虽片纸寸楮，亦拣选掇摭之，历有年所，乐此不疲，是以度藏既多且杂，叠床架屋，室中几无容膝之安，弗顾也。数年前，君于金陵朝天宫旧书肆中获购予为他人窃去之备课笔记若干，以为取资繁富，又字细有类蝇头，乃夤缘其挚友中之卒业于予任事

之上庠者纪增龙君联袂来访，遂得相识并成忘年交。其后聆予漫谈古代文史，时及予从学师辈之遗闻佚事，辄兴致盎然，每夜漏三下而不忍离去。自是以后，胡君淘书，乃侧重于文史之属，凡邂逅予师友及予之著述，皆不惜重金购置之；既得，亟携以来问序跋，且乞予即以小行楷题于扉页。予不获辞，悉信手书以付，用饜其渴求之欲。如是者屡再，君竟综集成册，告予将为梓行之。予大惊曰，此前之所序跋，全为即兴率意之作，只凭记忆，未暇深思，倘若付印，更需详覈资料，加深拓广，修饰文字，次第先后，否则授人以柄，贻笑大方也。君然之，不旋踵又携数十册来索序跋，用广全编篇幅。予不得不于俗务倥偬之暇，力疾龟勉从事，弗敢如前此之草率随意矣。然自愧学浅才疏，此编难以厕身著述之林，所记人事情景，或差可谓之学界文坛掌故，以为识与不识者茶余饭后之谈助而已。胡君所淘之什既甚驳杂，予所序跋因亦布不成阵，故以“杂俎”名之。其中浅薄谬误及因耄耄昏瞆而致疏失之处在所难免，读者倘能有以教之，则幸甚至矣。辛卯春初于金陵栖霞之未央楼。

周本淳先生致其恩师唐圭璋先生函一则

圭璋前辈先生侍右：不亲教诲，七载于兹。仰慕之情，时萦梦寐。近晤孙肃、常国武兄，得知杖履绥和，德业日新，不胜欣跃。晚自六九年单位撤消转入市五七干校，入冬响应号召，举家下放淮安平桥公社。广阔天地，耳目一新。方思戮力畎亩，躬耕自资，何期投身运动，遍历社直各单位，旋又重理旧业，晚夫妇均在平桥中学任教。乡村质朴，颇洽本怀。课务不多，行有余力，差足告慰。暑中重读苏诗一过，转思苏诗既有施注于宋，清人又有查慎行、冯应榴、王文诰等家，虽未尽善，固已十得其九矣。苏词亦一代大宗，旧唯龙榆生先生《东坡乐府笺》语焉不详，难为今日之用。晚不揣固陋，颇欲以教课之余，参以诗文时事，为坡词作一详笺。非敢著述，聊以收其放心，俾三余有所

寄托。不知当否？尚祈前辈有以教之，幸甚。乡居得书甚难，拟烦前辈代为物色龙《笺》一部，书价见示，当即奉寄。如一时难觅，千祈代借一部，当备加爱护，转录后即行奉璧。《彊村丛书》本《东坡词》亦盼借下一阅。全宋词中无出朱书之外者。统祈见示。诸费尊神，容后趋谢。秋高，维祈珍摄。

后学周本淳顿首上

九月十日

【鲁按】 此函由周本淳先生令媛周先林女史提供，据周女史告知，此函当作于1976年9月10日，盖由“不亲教诲，七载于兹”而推知——下放于1969年11月。此函由毛笔书写。

山阳四友
后记
跋



后 记

余留心淮甸乡邦文献有年，期间苦搜晚近淮人诗词，除清季潘、鲁、丁、吴、高、徐、段七大家而外，尚知有民初南社英杰周实，文史大家毛元征。而洎此二家以来迄于目下，尚未获覩诗道卓荦者，大雅之衰于斯可窥矣，不胜慨叹！

去岁甲午暑后，余职事既定，于网间漫搜淮甸故实，忽于季强先生博客见《山阳四友七三唱和诗词》，署名季廉方，内中有周蹇斋本淳先生之作，不胜欣喜之至，盖周蹇斋夫子乃一代文史大家，淮上耆宿，余耳之有年，并曾于友人处拜阅过其《蹇斋诗录》，击节者再，崇慕不已。另二家孙肃先生、常国武先生亦皆饱学之士。于是乃决意探索四友唱和之后先脉络，以征一段诗坛掌故，遂辗转联络季强先生及周蹇斋先生之女公子周先林女史，先后得二位惠赐各自尊翁诗集《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蹇斋诗录》，如获至宝。

既知唱和乃四友于十年“文革”间谪居山阳事农时之心声珠玉，更觉珍贵，弥具史料价值，盖于此既可窥特殊历史时段吾国文士之心路历程，亦可窥见老辈学人之风范、交谊、精神意志，足可供吾辈于当下纷杂尘嚣下想望追效，而零珠断玉散落四处，若无人收拾辑佚，恐久而湮于青史而不得彰于后世，后知四友中今唯常国武先生尚在，惘然之余，搜采辑佚之志愈笃焉。

限于资料，余之辑以《季廉方诗词作品选集》及《蹇斋诗录》为主要参照。常国武先生尚无通联渠道，故未得其诗集，颇为一憾！常先生之诗词主要搜采自搜韵网之《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之常国武条，校之以《中大校友百年诗词选》、《当代遗才录》及常先生本人之《山阳四友酬唱琐忆》。而四友中以孙肃先生之诗作、资料最为难得，网间亦几无讯息，余仅于季老集中辑得数首，聊胜于无。凡此种种，皆待日后机缘加以增补。余之按语，主要考索系年顺序，以尽力呈现唱和之先后实况。于字句之讹误，以余之浅漏，偶有涉及，不敢多论。囿于学植，讹误之处定所难免，敬祈同道贤哲不吝赐正，为盼。

岁次乙未五月之朔午前，涟水后学鲁家用沐手识于味岑斋

此辑得淮安市政协文史委青顾，允为梓行，以广其传。因于丙申暑夏辗转得谒常先生止戈前辈于金陵，亲炙史实，并加厘定，深感其诚！因赋二律：

四友今惟一皓存，山阳吟屐渺无痕。十年寂寞诗书业，万里凋伤家国魂。道厄未曾悲阮籍，陆沉犹自效刘琨。苍茫青史凭谁削，留得他年梦可温。

白下风规仰令名，藏山翠墨见生平。狂歌永志长淮谊，幽室宁修处士情。半纪惊回劫灰在，一天终俟玉河清。江山异代轻文藻，惜取缥緗标史程。

丙申孟冬廿九日晚家用又记

跋

常国武

鲁家用先生搜集整理而成斯编，特夤缘他人转予校订。予惟山阳四友酬唱之事在四十余年前，今予已年届耄耋，仅能记其大略，而其中若干细节，如诗作具体年月，间有模糊不清之处；诗中少数字词或不当、或阙如，亦弗能借助季、周二友诗集增补、校正之类。孙、周、季三人已先后谢世，无从起地下而相与追忆补苴，仅能竭予残年之馀力，就鲁君原编文字逐一厘订，庶期稍减舛误，还其真相而已。

丙申夏于江苏省老年公寓，时年八十又七

又 跋

文革浩劫，薄海罹殃，“山阳四友”其时虽非“反动学术权威”，当属“臭老九”之列，故亦发配淮安务农，因得相识相知，常以唱和诗词抒愤解忧，聊遣有涯之生而已，加之所作内容间涉时忌，益无意梓行于世，自贻伊戚也。今家用先生既已辑成斯编，又得淮安市政协文史委之首肯，予安敢期期逊谢，有违其拳拳之意乎？春秋代谢，行将就木，知我罪我，悉皆置之度外矣。

丁酉初春常国武又跋于江苏省老年公寓